

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时,曾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提到了一个人;2000年5月5日,此人的肖像进入耶鲁大学名人堂,和毕业于该校的政界名人布什、克林顿等一起接受学生瞻仰;近期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在耶鲁大学演讲时再次提到这个人;梁启超评价此人“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此人逝世后被美国《哈城日报》称为“学者、政治家及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

何人能获得如此高的名望?他就是中国赴美留学第一人、近代“留学生之父”——容闳。



容闳： 中国近代教育的卓越先驱

■文/特约记者 董柏林

容闳(1828—1912),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英文署名Yung Wing,1828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一个贫寒农民家庭。7岁起入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夫人所办的教会学堂读书。在他12岁那年,父亲就因病去世,“身后萧条,家无担石”。辍学的容闳从小“来往于本乡及邻镇之间贩卖糖果,兢兢业业,不敢视为儿戏”、“芸草阡陌间”,之后到澳门当过“印刷书报工人”。13岁又入马礼逊学校。从1847年起随美国传教士勃朗赴美留学,先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就读,1850年考入著名的耶鲁大学学习,同年加入美国国籍。4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他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因此在思想方式、行为理念和价值观念上都深深打上了西方文明的烙印。容闳为该校有史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中国留学生。

容闳降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成长在清王朝走向衰败的时代。他能够在变动不居的时代去美国留学,只能说是一种偶然。父亲之所以将他送到英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读书,是因为那里免费提供吃住不收学费,当然将容闳送到洋人开办的学校读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希望容闳长大后有所作为。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马礼逊学堂一度停办。后来马礼逊学堂迁往香港,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又找到了辍学在家打零工的容闳。由于容闳天资聪慧勤奋好学,该校校长、美国人布朗夫妇决心带他去美国深造,开明的家人同意了容闳出国留学。

在美国,容闳出色完成了高中和预科的学习并考入耶鲁大

学。185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此时,他已经拥有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美国国籍,完全可以在文明昌盛、生活富裕的大洋彼岸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可以说他具备了在美国落地生根的各种主客观条件。然而,容闳放弃了在美国谋职的优裕生活,毅然回到了苦难深重的祖国。

力开中国留学教育之先河

享受着西方资本主义生活的容闳并没有忘记对自己有着覆露之恩的父母之邦。深受美国社会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的影响的他,意识和寻求到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是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即“由政府选派秀颖青年,送之出国留学”。他希图“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在国人夜郎自大、顽固成性的恶劣环境中,想要立即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异常艰难的,且容闳在国内没有任何根基和援手。“海归”在当时国内并不是十分受欢迎和值得骄傲。于是,他只能把“谋食”与“谋道”结合起来,以便站住脚跟寻找机遇。他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山海海关等处任职,企图结识清政府上层权贵,以游说其“教育计划”。1860年,他访问太平天国天京,希望通过太平天国实施其“教育计划”,并

在那仍然重视传统科举功名的时代,毕业于洋学校的容闳实在难以介入晚清中国社会的权利结构,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含辛茹苦却得不到世人的充分的理解与支持。然而作为过渡时代的巨人,容闳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提出七项建议,结果都一一被无情的拒绝。

太平天国之行未能实现容闳的教育计划,旋及,他转而投向了正在兴办洋务的洋务派官僚以求实现自己的理想。1863年,经友人张斯桂、李善兰的介绍,容闳到安庆谒见了曾国藩,曾国藩委派容闳筹办机器总厂,并赴美购买机器。1865年容闳将所购机器启运回国,在上海设立机器厂,即后来的江南机器制造局。同年,容闳向曾国藩建议在机器厂附设兵工学校,“授以机械工程上之理论与实践,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和外国工程师。”曾国藩采纳了这一意见,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兵工学校。这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式职业学校,为中国最先培养了一批自己的机械技术人才。容闳曾说这是自己的教育救国计划的“小试其锋”。

倡导留学教育在容闳的教育计划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是容闳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核心,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容闳自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大事业”、“报国之惟一政事”。在结识曾国藩和丁日昌等朝廷重臣之后,容闳终于等来了他认为可以实现他魂牵梦萦的“教育计划”。1868年,由丁日昌转呈条陈,第一次向清政府提出自1854年大学毕业以来怀于胸中十余年的教育计划:“政府宜选派优秀青年,送之出国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一百二十人中,又分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卓有成效,则以后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必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容闳在这里具体规划了留学教育的目的、年龄、计划、教

学和管理、经费等各个方面。

经过容闳多方的努力,清政府终于在1870年批准了他的教育计划。容闳把这一计划的实施看成是“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从1872年到1875年,中国政府终于第一次突破夷夏之防,先后向美国派出四批官费留学生,每批三十人,共一百二十人。幼童一般根据各自的情况先进入小学不同的年级,而后由中学而至大学。按当初的计划,这些幼童将在美国“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

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然而,由于美国的反华风潮和封建守旧者的阻止,这一百二十名赴美留学的幼童没有能够完成原定十五年的留学计划,于1881年中途撤回。他们大多数都在大、中学肄业,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两人在耶鲁大学完成学业。其中的不少人成为中国近代在造船、制造、火器、电报、铁路、矿物及海防工程等方面第一批科技专门人才,为中国近代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的杰出贡献。这次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夭折,容闳深受打击,被看成是他一生之中最为不幸之事。

开辟近代中国教育之路

容闳是中国留学美国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在美国先进教育理念熏陶下的他最先提出近代中国教育的使命和重任是培养人才、重振国威;竭力倡导近代中国教育的必由之路是西学东渐、改革图强;极力主张近代中国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和谐人才;推崇以实学为主、知行并重为近代中国教育的方针。

近代中国教育的使命: 培养人才,重振国威

在近代维新思潮中,有一批爱国的仁人志士主张教育救国论。而这一思想的最早提出者便是容闳。他计划“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并认为“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成少年新中国”。他的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目的在“为国家储备人才”;他一直把这一计划作为“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并认为是“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直到晚年他还把各行各业的留学生看做是建设新的民主国家的必备人才。他的办兵工学校的主张,蕴含着教育要为实现自力更生的现代化工



1872年8月11日,经清朝政府批准,在陈兰彬、容闳率领下,中国第一批留学生梁郭彦、詹天佑等30人从上海启程,前往美国开始留学生涯。图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的合影。

业,为培养我国自己的现代科学技术人才服务的科学思想。他提出建立面向人民群众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制度的主张,认为“予意他日中国教育普及……必有胆力而自卫矣”。他还十分重视妇女教育,1894年奉命回国时,当清廷一位高官询问他“复兴中国之道何在?”他回答说:“开放学校,使中国女子与男子一样接受教育。”并认为,“如果中国要富强,必须教育她的子女,由母亲的‘胎教’开始,好好教育他(她)们,”“俾长大后能与外国竞争。”这说明他已经认识到了中华民族想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受列强欺凌,必须使妇女接受教育,从搞好家庭教育提高子女的智力水平入手,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这些见解新颖精辟,思想超前,入木三分,反映了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基本要求。

近代中国教育必由之路: 西学东渐,改革图强

容闳的“西学东渐”教育计划是与他的留学经历密不可分的。当然他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认识也为“西学东渐”的提出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容闳自幼接受西方近代教育,尤其是在美国留学的8年时间里,得以广泛而系统地涉猎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耳濡目染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文教设施等。这一切使他深切感受到中国教育体制的落后与腐朽,自觉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在是否有必要学习西方教育的问题上,他批评了封建教育使人“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驳斥了封建官僚对外国教育盲目排斥的态度,认为他们“对外国教育之观念,实存一极端鄙夷之思也”。主张用外国先进教育理念来改造本国陈腐的教育观念,谋求近代中国教育出路。

1874年,容闳在上海发起创办了《汇报》,竭力宣扬西学。他以西方教育为模式提出的普及年级制的学校教育、机械、铁路、船政等实业教育以及女子教育以及他介绍的西方教育家的思想,都逐步被以后的中国教育界所接受或研究,成为近代新学校新教育的先声。作为容闳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核心的留学教育也正是西学东渐的重要途径和内容。此外,容闳还身体力行地翻译西方的科技、政治、法律等籍,直接把西方的科技知识、政治制度法律思想介绍到中国,希冀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容闳关于学习西方教育的思想,不失为一种代表当时资产阶级发展新教育的先进思想。

近代中国教育的目标: 四育并举,和谐发展

容闳特别注重对国民的素质教育,他对中国传统的中庸无为的教育思想提出了批评和质疑。与追求登科入仕的封建教育观不同,容闳通过自己受教育前后的对照深刻认识到,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素质修养,培养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并敏锐地认识到教育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一切,即知识就是力

量,而力量重于财富。他认为,“此非可以得奖金者。第有文凭,则较无文凭之人,谋事为易。”

容闳还认为,教育的作用在“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格,使其将来得有势力,以为他人之领袖耳”。他还借美国教育家阿那博士(Dr. Arnold)的话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善于教育者,必能注意于学生之道德,以养成其优美之品格。否则仅仅以学问知识授予学生,自谓尽其事,充乎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有灵性之鹦鹉耳”。这里他强调品格教育的重要性。容闳对留学生参加体育运动也非常支持,认为青年人“好为种种健身运动,跳踉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可以看出,容闳的教育目的和理想人才,既要有渊博的学识,又要有高尚的品格,同时注意体育锻炼,具有一定的追求

个性解放的时代性和进步性,对当今社会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种教育理念,为后来“五育并举”的提出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近代中国教育的方针: 实学为主,知行并重

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国家一天天衰弱,任列强宰割。这些都刺激着容闳不能不去思考探索如何振兴屈辱的国家。容闳自幼“入西塾”,学习“初等之算术、地文及英文”,后到美国学习“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学等”,这些课程与中国传统教育的内容全然不同。晚清的教育体制十分腐朽,八股取士远远落后于西方教育制度。

容闳进入美国一流大学耶鲁读书后,接受了西方先进的高等教育,学习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生产技术知识。在美国的亲身经历以及美国工业、农业飞速发展呈现的繁荣富强,这些都对他提出以实学为主、知行并重的教育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鉴于西方实业教育之发达,成效之显著,容闳曾多次提出要“设立各种实业学校”,以培养大批实用人才富国强兵。他所倡导的兵工学校也着重“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他还提出把修建铁路与开办铁路学堂结合起来,“凡测量、绘画、使车、制料等事均宜选聪颖子弟,以为造就人才地步”。在留学教育中,最早的留美学生所学的科目也着重军政、船政、铁路、电报、制造等专业,学习方法是当时西方教育中特别推崇的注重实际操作。凸显实业教育,正是为了培养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发展工商业所需要的各种科技人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思想对当时中国文人学子“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社会风气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作用。

